

水源危机

没有水，人类将会怎样？

〔法〕让-马克·利尼 / 著 陈筱卿 / 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水源危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源危机/ (法) 利尼著; 陈筱卿译.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415-3794-3

I .水… II .①利…②陈… III . 科学幻想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4184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23-2008-029

AQUA TM by JEAN-MARC LIGNY

Copyright: ©2006 BY LIBRAIRIE L'ATALANT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IBRAIRIE L'ATALANTE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YUN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水源危机

(法) 让-马克·利尼著 陈筱卿译

策 划: 李安泰

出 版 人: 李安泰

责任编辑: 黄 凡 江 丽

整体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责任印制: 兰恩威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980mm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445千字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书 号: ISBN 978-7-5415-3794-3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引言

水、风、灰尘 / 001

第一章

死亡震颤 / 021

第二章

抵抗 / 047

第三章

生命的冲动 / 081

第四章

决定 / 115

第五章

条约与接触 / 143

第六章

使命 / 173

第七章

恶风暴雨 / 201

第八章

哀歌、共谋和阴谋 / 231

第九章

最终解决 / 267

第十章

誓死保卫祖国 / 301

第十一章

风中之声 / 341

第十二章

继续活下去 / 379



引言



水、风、灰尘

……这是我们根据气象局的天气预报所谈论的主题。不到一个小时之前，袭击着英国海岸的十二级飓风使英伦诸岛深受其害，已经有三十来人遇难。荷兰在加固堤坝，以便尽量抵抗住狂风恶浪的袭击。安达卢西亚已经连续十三个月大旱，最后的一些柑橘树也快要干枯了。在意大利，数百万水母此时此刻正向亚得里亚海岸游来，它们身上的毒液可能会致人死命。最后必须指出，如果你们在阿尔卑斯山游玩的话，请你们千万小心泥石流，许多条公路已经被堵塞了。风势猛烈，情况严重，请时刻守在我们“欧洲滑雪频道”前，我们会随时向你们报道当地的天气情况！

交通检查站

无数的巨浪向五十吨的VOLVO的前窗玻璃上冲过来，雨刷虽然在飞速地刮来刮去，但却无济于事。怒吼着的狂风在拼命地摇动着这辆油罐车，但是它的十二只聚碳酸酯车轮却紧紧地贴住高速公路的柏油地面，卡车稳稳地向前行驶着。在其身后一百米处又有一辆重型载重卡车在雨雾之中也毫不偏离干道地行驶着。浪头冲击着这两辆油罐车顶的闪亮的“壳牌”标记。

突然，漆黑的驾驶室内的电子仪表盘上发出警示信号，在挡风玻璃的高处映出了三种文字——荷兰文、英文和德文——的红色字体：前方五百米，交通检查站，停车检查。

自动驾驶的两辆油罐车完全同步地放缓了车速。前面的那辆油罐车在瓦登的海边上的苏黎世的立体公路交叉点闪烁着灯光的栏杆前喘着粗气停了下来。在那一条已经不同程度地变成了激流的高速公路的另一边，滔天巨浪在怒吼着，疯狂地拍击着堤岸，浪花飞溅，狂风怒号，咄咄逼人。伊塞尔湖边立着的一排排由风力驱动的风车虽然因风力太大而关闭了，但它们已经被吹得东倒西歪，摇晃个不停。其中的一架风车在疯狂地旋转着，像一只发了疯的大胡蜂似的呼呼地吼叫着。它随时都可能被吹断，它那四十米长的叶片被狂风吹着，很可能断裂，把下方的所有一切全都砸毁。

闪烁着灯光的栏杆旁有一个警察岗亭，警察们躲在这风雨飘摇的小屋里不敢出来，他们宁可用无线电对讲机与前面的那辆油罐车的司机通话：

“请表明身份。”

“106A和106B壳牌公司运输车。”

一阵沉默。

“你们没有登记。运的是什么？”

司机轻蔑地撇了撇嘴在想：“运的是柠檬，蠢货。”但他平淡地回答道：

“GPL^①，紧急运送。”

“运到哪里？”

“登赫尔代。”

“在另一边？阿夫斯吕伊迪克桥因暴风雨已经关闭了，必须绕过去。”

“他妈的！”司机在心里骂了一句。他想冲过桥去，但是，警方可能在油罐车驶抵洛朗兹闸门之前便会通知对岸的同事将旋转桥转向，让车子无法通过。司机选择了谈判，这是他事先已经考虑了的，并做好了准备的，不过，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

“这不可能的。登赫尔代那边一片漆黑，十五架风车全都停了，电力中断，医院和机场全都瘫痪了，它们急等着燃料让发电机组运转起来呢。”

“这我可管不着。”警察在对讲机里用粗哑的声音反驳着，“阿夫斯吕伊迪克桥封闭了，我是照章办事。”

头辆车的司机通过秘密通道向其同伴、后一辆车的司机发了一个暗号，让后者准备好，在警方太较真、不通融的情况下，执行第二套方案。

“您听着，我有壳牌公司的优先通行令，是由格洛宁珍当局签署的，命令要求我们无论今天天气情况如何，都必须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并经由最短的路径，将燃料送到目的地。您是否要看一下这个命令？”

又是一阵沉默。随后，听筒里传来另一个更严厉更激动的声音（想必是一位上司）：

“您为何要从阿夫斯吕伊迪克桥走呢？”

司机又解释了一遍，一边伸手摸他藏在座位下的那把小型冲锋枪。那位警方上司很可能心血来潮，跑上前来验证一下司机所说的是否属实，那么他们就必须立即执行第二套方案。但是，那位上司似乎较为通情达理，或者他根本不想上前来争吵一番。

“好吧，我替你们打开，”警方上司说道，“但我可告诉你们，你们这可是在冒险：堤岸上恶浪滔天。”

“谢谢，头儿。”

“我通知一下对岸的同事你们已获准通过。”

① 液化石油气的缩写。

“好的。”

当红灯变成绿灯、栏杆竖起时，司机便将他的小型冲锋枪塞到座位下面去了，然后，通知了后车的司机。前面的油罐车开动了，后一辆车也紧紧跟上，溅起一片泥水来。

世界末日

在柯恩威乐代赞通过洛朗兹闸门之后，就没有任何的退路了。头一辆VOLVO的司机在方向盘上划了个十字，亲了一下他的耶稣受难十字架，低声祷告了一句，一边猛踩着油门。他本想与在其后两百米的另一位司机一起进行这番虔诚之举的，但二人之间只有一个约定的暗号，并无对讲的条件。

空荡而笔直的高速公路在他前面一直延伸至地平线尽头。确实是“恶浪滔天”。飓风卷起的一阵阵浪涛排山倒海般扑了过来，并且将成吨的泥土卷进伊塞尔湖里去。湖水也激起浑浊的浪头，将无数的植物残枝和鸟粪、鱼类的尸体卷走。天空乌云翻滚，在这日暮黄昏的时刻颇为瘆人。到处是一片汪洋……

油罐车被浪头冲击着，司机紧张得浑身颤抖，他拼命地抓紧方向盘，尽可能地让车子保持正常的行进路线。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可千万别出事……他朝旁边的雷达瞄了一眼，雷达显示，他的同事尽管遇到了恶浪的拍击，但仍然与他保持着三百五十米的距离，这挺好。他在加速：130……140……计速表上正常地显示着车速，但是，仪表盘上的一些信号灯已经开始闪烁个不停，警报器开始尖叫起来。他将它们关闭了。他不再能听到被上帝的愤怒所淹没的水压发动机的轰鸣声了。他又开始祈祷起来，心想上帝会亲自结束这场灾难的……但是，也不应过于相信上帝：一百年来，古老的阿夫斯吕伊迪克桥遭受过无数次暴风雨，一次比一次猛烈，但是，它依然挺立着。荷兰人尽管受到魔鬼的捉弄，但他们懂得如何修建坚固的堤坝。

时速150公里。无法再快了，否则车子会跳起华尔兹来的。不过，这种速度已经足够了。他驶过布里赞迪克的土堤及其已成了废墟并被大水淹没的停车场、房屋和加油站，离目的地还有八公里。司机希望立体公路交叉点的警察们仍未获知登赫尔代和格洛宁珍出现的情况，希望巡逻队没有向他们冲来，向他们横扫一气。也许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没有谁会往这个地狱奔来的。他又朝雷达看了一眼：后面的那辆车仍旧与他保持着三百五十米的距离，像他一样在跳着华尔兹，在道路上左右不停地滑来滑去，路面上的积水四处飞溅着。

目的地已经显现。透过雨帘，他隐隐约约地看到为纪念建设者们而修建的那座圆形塔，位于1932年5月28日修建的那个最后的通道口的位置上。司机们对阿夫斯吕伊迪克桥的历史熟记于心。他最后瞥了一眼雷达：他的那位司机同事始终跟在他的车后，保持着三百七十米的距离。他心中在念叨着：“加快点车速，老兄。一点时间也不能浪费了。上帝与我们同在！他将以他永恒的荣光迎接我们。天堂在等待着我们！”

油罐车全速冲上停车道。这条停车道在一个坡道上，一直通到一个停车场和五个标志着堤坝历史的水泥圆柱，其中的两个圆柱已经被巨浪冲毁。高速公路另一边的纪念性建筑物也被冲坏。塔楼临海的一面“开膛破肚”了，雨水从缺口处往里面灌着。停车道也遭受着浪涛的疯狂拍击，但是——肯定是上帝的仁慈使然——暴风雨暂停了片刻，让两辆油罐车仍可行驶在道路上。

突然，头辆车的司机向停车场尽头猛冲过去，一边按下摇控器的按钮，向右猛打方向盘，一边大叫一声：“永别了！”只见这辆VOLVO冲出路边，冲破安全铁栏，从石头堤岸冲了下云，淹没于浪涛汹涌的大海之中。在它身后两百米的另一辆车也像前车一样冲了下去。

十秒钟之后，世界末日来临。

原来，这两辆油罐车里装的并不是GPL，而是二十吨经过压缩的水银、氩和氟气体。这些气体装在袋中，然后放进钢柱内。司机在冲向大海的瞬间，按下了操纵装置。当车子坠入堤坝脚下的海底深处时，立刻发生了爆炸。气体的温度高达3500℃。五秒钟的工夫，等离子气体发生了变化，变得极不稳定，立刻爆炸了，形成了一个10000℃的大火球。

爆炸点两边数百米内的堤坝立刻变成了沸腾的岩浆。大海顿时热气冲天，巨大的炽热气柱冲破云霄。随即，恶浪卷土重来，比先前的浪涛更大更猛，像海啸一般，将数百万吨的海水倾泻在已经融化了的堤坝上。海水涌进伊塞尔湖和沿海圩地，沿途的一切被一扫而光。浪头接踵而至，排山倒海，摧枯拉朽，把已经千疮百孔的阿夫斯吕伊迪克桥的豁口越冲越大，方圆数千公里的低地都浸泡在满带泡沫、翻滚不停的海水中。

另外，等离子体的双重爆炸引发了一种电磁波，似闪电般波及方圆一百五十公里的范围，使得正在运作的电器电子设备陷于瘫痪。全国除了林堡和布拉班特的南部而外，全都漆黑一片，哑然无声。灯光熄灭了，汽车、火车、地铁停运了，飞机掉下来了，无线电没声了，计算机停止运作了，所有的通信全部中断了，电子扫描仪

和透析仪器无法使用了，正在为病人做的遥控外科手术被迫停止了，风力发电机失效了，电厂不再输送电力了。水压泵停止运转了，运河里灌满了海水，已经溢了出来。暖房和牲畜棚里漆黑一片，寒冷异常。交通信号中断，GPS失灵，高速公路监视器不起作用了。轮船失去控制，在海上打着转。工厂停止了生产，警察、救援部队和消防人员没法开展工作。荷兰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全国将近四分之一的土地被海水淹没。除此之外，飓风仍在不停地呼啸着、肆虐着，全然不顾人间的疾苦。

郁金香

“这简直是蠢到家了。”阿妮克·斯克奈代尔趴在她家客厅的长沙发上叹息道。她家住在费莱沃朗德圩地北边的斯威夫代班特。她两眼茫然地看看墙上的液晶电视。电视里正放映着十分无聊的电视片《你死得太蠢》。阿妮克本想将电视关掉，可又不知将遥控器扔在哪里了，又不想站起来去找。她时不时漫不经心地朝她女儿克里斯汀瞄上一眼。她女儿四岁，趴在地毯上专心致志地打着游戏机。克里斯汀玩得很开心，不时地喊上一声：“我赢了！”

“我是不是该去做饭了？”阿妮克又叹了口气在想，“马上就7点了，小家伙该饿了……我是不是该去暖房里看上一眼？”

外面，暴风雨在肆虐，狂风呼啸，大雨拍打着窗扉，她担心有什么地方被打坏了。但她实在是无精打采，懒得跑去看一看。鲁迪不在家的时候，阿妮克总是一个劲儿地抽烟。但她仍在自己原谅自己：抽烟只是为了消除烦恼和孤独。不过，她仍然对此心存某种负罪感。阿妮克三十五岁，她应该一走了之……鲁迪在布鲁塞尔，正同他的工会一起向农业委员会为公司的利益而竭力抗争……鲁迪是种花的，主要种植郁金香。种郁金香也许没什么稀奇的，但是，这总比在鸡肉加工厂干活儿要强得多。不过，荷兰的郁金香市场受到了来自其他一些国家的竞争对手的威胁，而且，欧洲农业委员会还减少了对荷兰花农的补贴，致使他们不得不在一个本已萎缩的市场以高价出售花卉。这么一来，像鲁迪这样的小花农用不了多久就会破产的。

这一切惹得阿妮克愁容满面，心烦意乱。再说，弗莱沃朗德了无生气，毫无景色可言，更让她精神懈怠，萎靡不振。她真怀念她的家乡拜恩，那儿有山有水，绿草茵茵，美不胜收。这就是她为什么成天抽烟的缘故。

“把声音弄低点。”女儿打游戏机的声响太大，惹得她心烦，她便嘟囔着说，“再说，你也该停下来了，该吃晚饭了。”

“不，妈妈！我都快打赢了！”

突然，全灭了：游戏机不亮了，液晶电视没影像了，电灯也灭了，空调也停了。

“妈妈，游戏机坏了！全黑了！”

“大概是暴风雨搅和的。你待着别动，宝贝，我去找蜡烛。”

“妈妈，我怕……”

克里斯汀呜呜地哭了。阿妮克摸着黑向女儿身边挪过去，女儿抱住了妈妈的腿。

“没事的，宝贝，只是暴风雨的缘故。灯马上就会亮的。我们先点上一些蜡烛，那才好看好玩呢。”

“像圣诞节一样？”

“是啊，是像……”

阿妮克没有说下去，她竖起了耳朵。外面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声音，很快就盖过了风声和雨声。一种巨大的轰鸣声，一种吓人的水流的哗啦声……这声响越来越大，越来越震耳欲聋，它盖过了其他一切声音。

“这是什么……克里斯汀，别抱住我的腿！”

阿妮克弄开女儿抱住她的手，飞快地走到窗前，因为走得太急，还撞了一下矮桌子。她用手摇动拐把儿，将窗帘卷起来，因为自动卷帘器失灵了。窗外漆黑一片，但她仍隐隐约约地看见……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斯威夫代班特离伊塞尔湖有三公里，她无法看清是怎么回事。可是……

一阵浪头袭来。一阵巨大的浪头，如一堵又黑又亮的水墙，泛着灰白的泡沫，突然轰鸣着向前滚动过来，把所有的一切全都吞进了它的“水肚子”里去。它仍在滚动着，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宝贝，快躲起来……”

毫无用处，往哪儿去躲？

云

她既年轻又美丽，但却很腼腆。她叫珍妮弗。将近五十个小时了，威尔布一直试图上她。他就是这么说的。“上她”的意思就是要跟她上床，当然，那也并不是指庸俗的性爱，他从未滥交过。滥交太危险，会染上太多的病，太多的……再说，有哪个姑娘愿意同威尔布滥交的？

威尔布对性伴侣还是很挑剔的。他是一个不知悔改的女性追逐者，是一只花狐狸。他的“猎艳图”非常惊人：两年工夫，他捕捉到的女子不下六十位，其中有些女演员、名模和女明星。但是，他并不是见到谁都想跟她上床的，他所喜欢的首先是征服。他要邂逅一位有名的难以搞到手的年轻姑娘，对她非常有耐心，而且又非常热烈地献媚，施出浑身引诱的解数……最后“上床”，然后将她抛弃，又去另觅新欢。

珍妮弗穿着一件无吊带的白色花边胸罩、一件生丝短衬衣，脚上穿着一双饰有阿拉伯图案的平底皮拖鞋，肚脐上缀着一粒粉红色的珍珠。一头金色秀发用一条发带扎起，露出了她那两只戴了耳孔的漂亮耳朵。她有着一一种明星似的北方姑娘的相貌：纯净的蓝色大眼睛，白皙的皮肤，又厚又红的嘴唇，坚硬的下巴，细美的鼻子，鹅蛋形的面庞，完美无缺的身体曲线。

两人手拉着手，走在一片点缀着五颜六色雏菊的绿草茵茵的草地上。草地周围是一片橡树林，呈缓坡状往下延伸到一条晶莹的小溪旁，小溪畔长着一些花儿盛开的山楂树。远处，田野从低矮的山丘往树木葱茏的峡谷延伸，在灿烂的阳光下映出一片生机勃勃。蝴蝶在花丛中翻飞，鸟儿在林中啁啾，蟋蟀在“曲曲曲”地叫着：这是春和日丽的一天，激发着人们情思涌动。珍妮弗冲着他俩周围飞来飞去的麻雀们微笑。威尔布此时心中暗想：“该是让她缴械投降的时候了。”

“这儿真美啊，威尔布！”珍妮弗拍着手欢叫着，“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

“我还能让你领略更加浪漫的一些地方哪。”威尔布一边用指头轻轻地抚弄她如丝般的秀发，一边微笑着说。

“不，我想在这儿待一会儿。”

一只山雀飞过来栖息在珍妮弗的粉肩上，她用嘴唇轻轻地吻了一下它的羽冠。山雀在冲她微笑，至少它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威尔布对此微微有些不满。山雀叫着飞走了。珍妮弗扭过脸来冲着威尔布，神情突然严肃起来。

“当人们巧遇这样一种时刻时，是很难想象低俗的性爱，它是那么的龌龊不堪……”

威尔布抓住她的双手，向她露出最讨人喜欢的微笑来。

“珍妮弗，我亲爱的……你为什么要担心庸俗的性爱呢？这儿的一切都在冲着我们绽开笑容，所有一切都在邀请我们相亲相爱！比如这片百花盛开的草原，它难道不是在邀请我们去躺在它的怀抱中吗？”

“躺在它的怀抱中？”年轻姑娘皱起细眉说。

“是呀，我们嘴里咬着一根细草，听鸟儿鸣唱，看云彩飘过……你没有发现有一些云彩的形状非常奇特吗？”

珍妮弗抬起头来望着天空：

“没有云彩呀……”

威尔布悄悄地看了一眼右边的天空，说道：

“有啊，你看……”

一些似棉絮一般的小云片在百年老橡树的上空缓缓地飘动着。云片的形状在不停地变化着，但其中有一片云很明显地状若两片臀部。

“啊！”珍妮弗惊叫道。

她满面羞红，一只手捂住了嘴，强忍住没有笑出声来。威尔布见她如此的羞涩，坦率地大笑起来。他又握住了他的猎获物的纤纤玉手，把她带到草地上。厚厚的一层草盖住了地表上显露的一块岩石，正好可以当做枕头。

二人在草地上躺了下来。威尔布的手臂伸到珍妮弗的脖颈下面，用手抚摸着她的粉肩。她假装要站起身来，但是却放弃了这个想法。她漫不经心地望着云彩，嘴角浮起一丝笑容。威尔布内心里激动不已，但却装得十分平静。他感到——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前，在别处自己的身体正在干着肮脏下流的事情——他的下身很痒很硬，难受极了。

“我真幸福，”珍妮弗叹息道，“这样的时刻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体验过了……”

“嘘，”威尔布抬起身子，用一根指头按在她的唇上喃喃地说，“这种时刻现在已经到来，让我们好好地品味吧……”

他俯身向着她。珍妮弗假装惊讶地睁大了双眼，但是心里却在说：“上吧……”

二人嘴唇贴在了一起。四片嘴唇微微地启开，温柔甜蜜，热乎乎的，舌头也绞在了一起……威尔布专心致志地抚摸着他的女神的敏感部位。珍妮弗右臂勾着枕在脑后，手指在金色的秀发中轻轻地游动着。威尔布心中暗想：“啊！终于得手了！”想想五十小时不停地献媚，终于把这个姑娘搞到手了！二人的吻变得越来越热烈、疯狂，威尔布的手在轻轻地抚摸着珍妮弗的光肚皮，然后便悄悄地伸进她那无吊带的胸罩下面去了……珍妮弗立刻浑身一颤，身子挺住。

“威尔布，别，别……”

“怎么啦，我亲爱的？”

“我……”她又满面绯红了，“我从未干过这种事。”

“啊！”威尔布心中大喜，原来还是个货真价实的处女！“真不可思议！“你放松点，我亲爱的。这是人生最愉快快乐的事……”

他的手又伸进她没有吊带的胸罩下面，同时，他的嘴在疯狂地吻着珍妮弗的香唇。她颤抖了……

正当二人颠鸾倒凤浴在情欲的爱河之中时，突然间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

劫难

威尔布逃回到他父母的住处。

没有电？

怎么回事？这不可能呀！威尔布缩在堪萨斯城的城市花园别墅的凹室里，通讯、水、能源全都断了！即便是这样，这儿配有自备发电机，水、电仍可自给自足的呀！他父母非常富有，父亲是一家大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不致付不起电费而断了电的供应吧！父母亲确实并不是长年居住于此，但是，他父亲却是经常一个人到这儿来住一住的。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至少那些供货商们是知道的。

他穿过一间间无人居住的房间，窗外的阳光非常刺眼，他只好眯缝着眼睛。那阳光特别奇怪：黄黄的，灰蒙蒙的，与地面持平地射过来。他走进绿色大理石的浴室，按下镀金水龙头：从五个莲蓬头里流出了一股股脏兮兮的水流。但他还是凑合着洗了洗，因为他身上汗津津的，衣服上还留有做爱后的痕迹，不洗不行。他用纯棉毛巾把身上擦干，穿上一件饰有家族徽征——一只鹰爪攥住地球——的绣花浴衣。

他很饿，想打电话让人送餐，但电话不通。电视不亮，电话不通，自来水没有，电力中断……他实在没法，便按下“呼救”的红色按钮，但仍未奏效。威尔布开始慌了。

他寻思着，要不要去找邻居们帮帮忙。“我必须去找邻居。也许只是我们家出现了这种意外情况……”

邻居家离着有两百多米，路远又有太阳。威尔布是上等社会的人，娇生惯养，怕太阳晒……

他待在玻璃门后面，想看看是什么时候了。正在这时，他突然发现感光玻璃窗上的嗡鸣器上映着几行字：

啊，是呀，珍妮弗。请注意，F6龙卷风将要来袭。赶快乘直升机疏散。只可携带少量的必需品。

这时他才回想起他正在与珍妮弗野合时，随身带着的Maya就曾发出这种警告了。怎么会真的如此呢？

威尔布走下台阶，本能地朝着入口处立着的气象预报牌溜了一眼。通常，他会从牌子上知道是否适宜出门，或者出门该带些什么必备的东西。但是现在那块气象预报牌上没有任何显示。

他立刻感到热气熏人，至少有40℃……空气凝重，令人窒息，满含尘土和臭氧。威尔布穿过四季常青的厚厚的草坪，来到树木夹道的街上。大街上一片狼藉，满地的废纸、玩具和各种各样的家用物件，想必是疏散来得太匆忙。道路上留有履带的印迹，无疑是军队的装甲车曾经驶过。另外，还有一些直升机留下的痕迹。

一阵轰鸣声从远处传来，威尔布扭过头去……

在地平线上，在那些白色的别墅、土耳其泳池、常青的草坪和将死的大树那边，黑云滚滚而来。

那大片的云，如墨一般黑，翻滚着，其中夹杂着一道道的闪电，向这边压了上来。那是龙卷风可怖的、难以置信的、如猛兽般的“大漏斗”。它在不停地旋转着，其声响之大令人胆寒。它边旋转边将所遇到的一切卷起。那些被卷起的东西从远处看上去很小很小，但那可能是一些卡车、断墙、残桥……F6龙卷风，其风速超过每小时500公里，那“大漏斗”有五公里宽，足以横扫一切。太阳被遮挡住了，风儿刮过来了，空荡荡的，大街上，树叶、纸张、轻的物件被吹得在空中飞舞。

威尔布见状，吓得迈不动步，像定在那里一样。他浑身哆嗦，尿也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风越刮越大，有的窗扉被刮得咔咔直响，特别是那可怕的轰鸣声，盖过了一阵阵的滚滚雷鸣。它已经侵吞了半个天空，离此只有几公里远了。它径直向这边横扫过来。

威尔布猛然惊醒，立即向屋里奔去。他冲进地下室，把金属门锁死。他很清楚，这么做一点用也没有。

他抱起他那张脏兮兮的床垫，钻进他那带托架的桌子下面，用床垫挡住自己，等待着“大漏斗”的到来。他浑身颤抖着，牙齿直打战，眼睛在黑暗之中睁得大大的，听着那轰鸣声在外面肆虐。

几分钟过后，灾难降临了。

威尔布把头埋在裤裆里，双手抱住脑袋，身子蜷缩在床垫后面。他感到他背靠

着的墙壁在晃动，在发出咔咔的响声，在龟裂。在头顶上方，只听见呼呼的怒吼声、撞击声、断裂声、爆炸声、稀里哗啦声。地下室的天花板撕裂开来，碎石、断梁在飞舞，石灰粉尘弥漫，令人窒息。杂乱的声响达到了顶峰：屋子里的所有物件都在旋转着，在碰撞着，飞到墙上，撞到他的床垫上。不过，他的床垫倒是挺管用的，减轻了撞击力。很奇怪——也很幸运——他躲在其下的那张桌子倒是很结实，纹丝不动。威尔布像一个吓坏了的动物似的在扯着嗓子号叫，几乎将声带喊断了，但是他甚至连自己的喊叫声都听不见。一股泥浆水漫进他的藏身处，没过了他的脚和臀部。什么地方着火了，他闻到了烟雾的味道。他两耳听不见声音，鼻子在流血，透不过气来……

这之后，一切复归平静，如同恐怖袭来时一样突然。雷声仍然不断，但现在只是雷雨而已。那雨也非同小可，密密麻麻地下在一片废墟上。

威尔布已经吓得魂不附体，鼻子不通，耳朵嗡嗡直响，长时间地待在那儿一动不动……最后，他终于明白自己仍然活着。

他幸免于难。他躲过了F6龙卷风这一劫！

他缓慢地、痛苦不堪地伸了伸腿脚，推开那张浸着泥水和灰浆的床垫，从藏身处爬了出来。他藏于其下的那张桌子歪斜着，上面落满了碎石断木。他没有对此感到一点忧伤——还没到时候。他穿过四壁龟裂的房间，踏过泥水，跨过碎砖烂瓦堆。天花板裂了个大口，整幢房屋只剩下一些钢架和断垣残壁，漆黑的天空正在往下倾泻着雨水。他仰起脸，让雨水淋着他。那雨水湿乎乎的，带酸味，但他并不在乎。他活下来了！

他听见废墟上面有说话声。

“救援人员！”威尔布立刻想到。

“我在下面！”他吼叫道，“在地下室里！快救我出去！”

他跨过积成堆的崩塌物，冲到门前。那门已经扭曲，推不开来。他又爬到积成堆的崩塌物上，拼命地喊叫：

“救命呀！救命呀！我被堵在地下室里了！”

地面上的声音靠近了，是一些脚步声和搬动碎石杂物的声音。一些石灰和灰尘从裂口中飘落下来。

“请帮帮我，救我出去……”

威尔布的声音越来越低。正在这时，他突然看到一张脸在俯视他：黑黑的，脏兮兮的，满脸黑斑，还有伤疤，没有光泽的黄头发，没牙的嘴在笑，血红的眼睛，手里拿着一根铁棒。

一个流浪汉。

“嗨，伙伴们，”那流浪汉狞笑着说，“地下室里有一只蟑螂！”

威尔布吓得直往后缩，摔倒在崩塌物堆前。四五个身着破衣烂衫的流浪汉跳进地下室，一个个面目狰狞，凶相毕露，手中还都拿着武器，显得十分的高兴。

“哇，这家伙的小屁股挺漂亮呀！”

“好啊，我们弄到一个婊子了！”

“我们来好好地玩玩他吧！”

濒死

孔古西市市长泽邦戈一家待在暗黑的客厅里，为挡住屋外的热浪，百叶窗关得严严的。一家人坐在那儿，眼睛盯着那台老电视，在看荷兰被大水淹没、断水断电的惨状。空调坏了，风扇扇出的尽是热气，屋内气温高达45℃，电视机因为受热，图像时而跳动，时而模糊不清。泽邦戈一家从报纸上得知荷兰惨不忍睹的状况，还以为那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的事，惊愕得目瞪口呆。

小女儿菲利茜黛第一个说出了她的想法，无疑，全家人都有同感：

“啧！这不公平！他们那边因大水而死亡，可我们这儿却严重缺水。他们应该分一点给我们才是！”

“菲利茜黛，你闭上嘴！”女儿的母亲阿利玛杜呵斥道，“这太凄惨了，你不该拿死人说笑。”

父亲埃蒂安纳·泽邦戈心想：“菲利茜黛说的没错。”三十万人在荷兰被淹死，这是全球的大灾难。在我们这儿，有一百五十万人因大旱而死亡，可是却无人问津。大家对布基纳法索漠不关心。

埃蒂安纳·泽邦戈作为深谙国际形势及其对当地生活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已经猜测到欧洲的这场灾难对自己的国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大量的资金即将被抽去荷兰救灾和重建，这就意味着已经少得可怜的援助包括布基纳法索在内的PPP^②的资金又将被减少，软弱无力的布基纳法索政府将会要求NGO^③前来抗旱防疟，但成效肯定不大。世界各大媒体的记者们都将被动员起来，纷纷赶往受灾的荷兰，而继续忽视半个非洲大陆因干旱缺水而在等死的情况。孔古西将被沙暴窒息，但绝不会有人知晓任何真相的。

② 最贫困的国家。

③ 非政府组织。